

李志彪

说我弟弟是个改革者，很勉强；说我弟弟是个“暴发”户，还可以。

弟弟其实是个“捣破烂的”。他把咸阳一些工厂的废弃塑料膜低价买来，经过热处理，出售给生产厂家，从中获得还算可观的收入。

弟弟有了钱，全家人都高兴。特别是父母，心中的花时刻都怒放哩！连我的孩子也常常高兴地喊：“爸，你看，那是叔叔的薄膜车！”弟弟成了全家的希望，老人的靠山和亲友的骄傲。

他有了轻骑，有了彩电……一下子，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

人怕出名猪怕壮。

舅舅把表弟支来了，门中的叔伯堂弟要干活，表弟的弟弟要活干，弟弟都笑纳了，安排了，收留了。

一妹妹出嫁，向弟弟要了台彩电；父母的生活用度，要弟弟实行“三包”，近邻有事找他，远亲有事也找他。办了事的，未必说他好，那是应该的；没办成的，一定骂他没良心，何况，弟弟还有对其“非法活动”常常明察暗访的“贤内助”呢！

做一个有钱人难，特别在大家都没有钱的时候。

今年夏天，弟弟给自己买吊扇，暗中给父母也买了一台。这事让我的孩子无意漏了风，引来弟媳一阵审问，“人赃”俱在，弟弟何以抵赖？

弟弟今年买了一方松木，把它解成方板，预备给父母二老做寿材。我是长兄，承担着一个人的后事，但我眼下无钱，将来也难有钱，谁叫

我是六六六以后才从中师毕业的普通教师呢？妈给了我三百元，让我以我的名义给弟弟，支付那份本来属我承担的费用。这对我带有侮辱性的安排，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在母亲的再三督促下，我迫不得已地走进了弟弟的住宅。弟弟说：“哥，你难，我知道。你把这钱给益霞（弟媳），让她知道就行了，我再把钱给你。”天啦！没有钱竟这么下贱？我很气愤，我做不到，我把钱甩给了母亲，并且决心永远不再理会这件事！

小妹高考落榜，要补习，妈让妹向弟弟要学费。弟弟二话没说给了一百元。妈说：“不跟他要跟谁要？给一百不多。”好象唯有他该给，而且钱多得数不清。

我是自尊心很强的人。过去弟弟穷，我爱护他，关怀他。他富有了，我却很少搭理他——虽然没有什么正经的话要说，但心理上已经和他拉开了距离。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吧！弟弟似乎也觉得很为难，见了我只是不自然地笑笑，我便报之以不冷不热的一瞥。

我一向认为弟弟有钱后是慷慨大方的，哪里知道他的艰辛和“吝啬”呢？

冬日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看父母。一早就听到隔壁弟弟家里砸得劈里啪啦响。妈说有时吵得她晚上都睡不着觉。良心驱使我去看看，而且决心破天荒地帮他干一天活。一进门，院里脏水横流，堂弟他们在冲洗薄膜，手冻得红红的，脚上穿着雨鞋，站在泥水里。走到后院，弟弟在砸破旧的硬塑料制品，弄得手上脸上都是墨灰，像个挖煤的工人。

我和他一块儿砸，一块儿拣。他把地上洒落的渣滓用冻僵的手指艰难地拾起来，放进袋子里。末了，他又走到墙外，去寻拣射到外面的碎屑。

我看着弟弟矮瘦小的身影，眼眶潮湿了；他单薄的双肩，背负太重了。

晚上，孩子告诉我，他在弟弟家拣了十几个五分硬币大小的瓶盖，弟弟都让他放下了。啊！弟弟，孩子不理解你，我理解。弟弟很忙，从早到晚，从春到冬。



本版编辑 叶广琴

她们不忍心抽回甜润的母爱。此时她的丈夫，正吃着她用温柔和情怀包的水饺，慢慢咀嚼着妻子的恩爱。

未领爱情文凭的年轻女工，象在婆婆面前听妇道一样洗耳恭听着师傅的恋爱经验，晚上师傅经过爱情加工的流行色迷印出青春的线条，路响傍晚七点。第二天，女工们自由评论的口头条，便发表经过杜撰、加工的新闻，不喝酒的女工们听后也如醉如痴……

我尽量搜寻有关白果树的记忆，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才

村叫它白果树，学名 Ginkgo biloba，第四纪孑遗植物，故称活化石，国家级保护……

小幽默 某君领工资时发现自己的工资袋里少了一块钱，便勃然大怒地责问会计。会计问：“上个月我多给了你一块钱，你恼火了吗？”那人答道：“偶然一次错误我可以谅解，但我不能原谅第二次错误！”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没有月票是因为月票没买总是在决定下车时掏出盘缠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熟悉的面孔与我同行一段路程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陌生的脚踩着我的脚跟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熟悉的面孔与我同行一段路程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陌生的脚踩着我的脚跟

财道

蔡嘉俊

我从微机训练班回来去找科长，科长问：“IBMPC机在物资管理上咋应用呢？”

“很广泛。”我的兴致突然升起，“譬如咱器材科，把所有的计划台帐全存在一张磁卡上，不管需要什么数字，给一个指令，数字便显示在屏幕上了。作用大啦！”

“哦？”科长一挑眉毛，“我马上请设计科的程工程师帮你配配软件，你就着手编制物资管理的语言程序吧。”

眼看我们科的微机要“睡醒”，我真高兴。

然而，过了两天，科长又为难地向我说：“我都忘了，那台微机已经承包给程工了。他每月向咱提交四百元钱的利润哩！”

原来程工搞了一套计算机算命软件，到城里算命捞钱去了。

这事，我真生气。拿科学工具算命，实在是嘲弄科学。

我的声音高起来，“咱科好不容易争取了一台微机，却让它扮了算命先生，这是亵渎科学！”

科长却道：“今年咱科的效益好坏还是个未知数哩。到时达不到利润指标，别说奖金，工资都悬哪！”

“科长，”我有些

烦躁了，“请你调回机器，发挥正当作用。”

他拦腰一句：“你能赚钱吗？”

“嗨，又是钱！”我顿了一下脚，“我们利用了计算机，管理会更加有节奏，供应会缩短周期，计划会更加准确，人才会大量节省。这难道就不值一提吗？”

科长苦笑一下，再也不回答我。

我无可奈何了。

说来滑稽，我们科竟有钱发奖金了。

我羞赧地挡住科长：“我这一份儿……留作积累吧。”

科长脸红了，“你……何必嘛！”

科长不再勉强，将我的拒金买了苹果和罐头，去看望了本科的退休职工。退休职工几乎流了泪，都说科长心里有群众。

我还能说什么呢？

（插图田路）

从记事起就看见大门前长着一棵白果树。

有一年夏季，我和几个伙伴在大白果树下玩耍时，发现一只黄鼠狼钻进白果树的树洞里。

山村的孩子们都是摸鱼掏鸟的行家里手，大家决定用烟熏出黄鼠狼，然后活捕之。当我兴致勃勃地将柴草点燃时，就听到雷似的吼声在头顶炸响，我回头一看是爷爷，是满脸怒气的爷爷。

他不由分说伸手就是一耳光，这一耳光太实在了，打了我个趔趄，鼻子口都出了血。我委屈得嚎啕大哭。妈妈说爷爷性子要听大人话，白果树是神树，黄鼠狼也是仙家，都是得罪不起的物件。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小看这棵白果树了，每当我从它身边走过都怯怯的。

白果树叶子发了又落了，爸爸把我接到城里上学，从此白果树的事在我心里渐渐淡忘了。高考恢复后我考取了省里一所林学院，现代知识的学习使我成为唯物主义者，再也不信什么白果树能降灾消祸之说。

毕业后分配我到自然保护站，踏进单位的第一眼就见到院子中间长着一棵很古的白果树。树的树干已断，心已空，剩下几个侧枝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几片黄叶。

在老白果树旁我遇到了刚刚认识的老局长。老局长人很和蔼，问东问西，突然他指着那棵白果树问：“可认的？”

“是银杏树，农村叫它白果树，学名 Ginkgo biloba，第四纪孑遗植物，故称活化石，国家级保护……”

我尽量搜寻有关白果树的记忆，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才

村叫它白果树，学名 Ginkgo biloba，第四纪孑遗植物，故称活化石，国家级保护……

称活化石，国家级保护……

小幽默 某君领工资时发现自己的工资袋里少了一块钱，便勃然大怒地责问会计。会计问：“上个月我多给了你一块钱，你恼火了吗？”那人答道：“偶然一次错误我可以谅解，但我不能原谅第二次错误！”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没有月票是因为月票没买总是在决定下车时掏出盘缠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熟悉的面孔与我同行一段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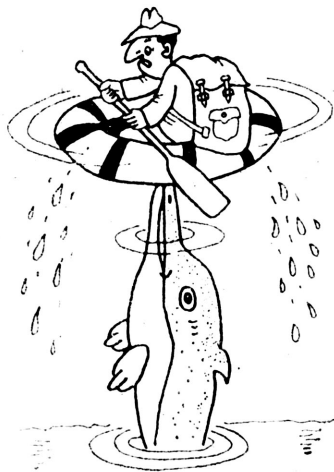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陌生的脚踩着我的脚跟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熟悉的面孔与我同行一段路程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陌生的脚踩着我的脚跟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熟悉的面孔与我同行一段路程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陌生的脚踩着我的脚跟



摘浅

王书贤

女工故事 (散文诗)

王廷伟

在工厂，她们是四季的花期，尽管她们在厂长的瞳孔里还没有定格成器重，但不断递增的产值和经济效益，有着她们的心血。她们把汗水流成大河的瀑布，不仅仅为了一瓶酒钱的奖金，当然用奖金购买的“六十度”，会使丈夫让难忘的日子在胃里翻腾。

超短裙、无袖连衣裙常常暗示着粗犷的目光，会把傲慢的表情变成幻成缠绵的舞步。小伙子伤害她们玻璃器皿一样碰不得的自尊心时，她们会大胆地雄性起来。

哺乳室里展示出一幅幅拉斐尔的《圣母图》，三十分钟的哺乳时间毫不体谅母亲的情感，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没有月票是因为月票没买总是在决定下车时掏出盘缠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熟悉的面孔与我同行一段路程

每天，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总是有陌生的脚踩着我的脚跟

每天，我乘车